



《红楼梦》清·孙温 绘

文艺百家

《红楼梦》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经典的

上海越剧院在宛平剧院演出的《红楼梦》剧照。蒋迪雯 摄

清代《红楼梦》刚问世时,文人雅士们纷纷不惜重金求购,但同时,他们始终将这部奇书框定在“闲书”范畴,认为它难登大雅之堂。那么,《红楼梦》是如何一步步迈入经典行列,最终成为中国小说扛鼎之作的呢?以下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伟科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进行的深入解读。

一套《红楼梦》价值“十数金”

实际上,《红楼梦》于1754年就已经写成,并开始传播。在当时一些重要的《红楼梦》传抄本上,都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那时,京城的很多士大夫家中都有一套《红楼梦》,作为四书五经之外的消遣。当时买一套抄本的《红楼梦》有多贵?“要十数金”。十数金相当于我们今天的3万多元人民币,足见这些文人对《红楼梦》的喜爱。

《红楼梦》是什么时候被印成印本的呢?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鹗、程伟元用活字印刷排印了印刷本。当时印刷效果比较好的是雕版印刷,但因为急于把《红楼梦》推向市场,采用的是活字印刷。公开印刷后,《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胡适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有助于中国人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呼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红楼梦》被真正推上经典的地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817年,在清朝文人得與所著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这样一句:“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是对当时《红楼梦》广泛流传的生动记载。

《红楼梦》的叛逆性和异端性

在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是不可撼动的社会根基,《红楼梦》中却透露着崇女贬男的思想。《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曹雪芹自序。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子,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懊悔。他写这部小说,就意在为那些女孩子立传。在《红楼梦》第二回里,贾宝玉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

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红楼梦》中还经常骂官场人物,比如,宝玉说这都是“禄蠹”,指的是那些热衷功名利禄者。

此外,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己选择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如果家里出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事,就属于家丑。所以,在黛玉生命垂危的时候,贾母说:“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说这个话不是心狠,而是很“合理”的。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婚姻的前提,而《红楼梦》站在男女青年自主婚恋的立场上,对宝黛悲剧作了同情的描写,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

《红楼梦》其实是挑战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士大夫一般深受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当然对《红楼梦》中的这些描写非常敏感,所以在当时,《红楼梦》更多是被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作一个反面对象来看待。

正是因为《红楼梦》充满了叛逆性和异端性,所以它在清代虽然广为流传,但不可能被奉为经典,而只是被框定在“闲书”范畴,认为它难登大雅

之堂。

新文化运动改变《红楼梦》的命运

《红楼梦》后来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得到肯定了呢?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契机。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而《红楼梦》的主旨就是反封建、反男尊女卑、反科举、反官僚制度,所以在很多方面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目标是一致的。

当时,胡适和一些先锋文人都认为,中国的书写文字和口语相脱离是造成中国文盲众多的主要原因。在那个年代,真正能够读书的人只占全社会的5%都不到。所以,胡适提出“我手写我口,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写。那么,口语怎么写成文章呢?当时他找到的白话文章的范本就是《红楼梦》。

胡适还认为,《红楼梦》所写的悲剧,是一个旧家族无法自救的必然悲剧,证明中国的旧文化必然走向没落。《红楼梦》的思想有助于中国人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呼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个时期,《红楼梦》作为学生学习的课文进入了课堂。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这篇看似只是针对

一部古典小说的考证文章,却引发了一场学术革命。当时的中国学界,“索隐派”红学盛行,研究者热衷于将《红楼梦》中的人物附会到历史人物上。而胡适却开创性地以科学方法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基本问题。比如,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在胡适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曹雪芹是个虚拟的名字。胡适经过大量的考证,得出“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这一初步结论,从而使大多数人开始接受《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

新文化运动后,《红楼梦》被纳入了国学研究的范畴。

20世纪“红学”成为显学

《红楼梦》被真正推上经典的地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李希凡在文章中指出,《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杰作。《红楼梦》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说,在1954年以后,《红楼梦》才真正登上了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不仅在现实主

义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得到了全面的肯定。

《红楼梦》之所以受到推崇,还与毛泽东的推动有关。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相当高。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过去)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作品看待。毛泽东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

20世纪以来,《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形成了一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它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红学不仅涉及文学分析,还包括历史、文化、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也进一步奠定了《红楼梦》的经典地位。

□孙伟科
(万叶整理。本版有删节)
《解放日报》7月18日

花家地

“未成年”不是违法犯罪“护身符”

7月21日,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在国家法官学院举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强司法衔接,协同把治安管理处司法新增的学生欺凌有关规定落实到位,促进形成校园治理合力。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简称“新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记者注意到,这部时隔20年首次“大修”的“小刑法”对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的条款进行了多处修订,体现了加强保护、严惩不贷的特点。

既不“一放了之”也不“一罚了之”

“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行政处罚具有较为明显的法律制裁效果,但长期以来在治理未成年人违法问题上得不到有效实施。”北京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郝盼盼告诉记者,学生欺凌问题的高发期在初中,正好是

12至15岁的年纪,却囿于年龄无法执行行政拘留,以至于个别未成年人形成即使违法公安机关也没有办法的认知。

新法打破了“未成年人违法不拘留”的刚性惯例,规定14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拘留;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同样可以拘留,而非此前的“一放了之”。

针对近年来学生欺凌现象频发的现象,新法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等措施。此外,如果学校未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严重学生欺凌事件,将被责令改正,有关部门还会对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新法也并非简单地“一放了之”。新法规定,对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依

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等措施。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教育”

“未成年人违法往往是家长疏于管理,部分学校和教师的不作为共同导致的。”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学生家长王女士向记者表示,公安机关的介入是对结果负责,而不能防患于未然,关键还是要建立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监督管理机制。

记者注意到,还有许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家校社三方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责任和义务。法律终究起到的是兜底和警示作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教育”。

“法律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它要高悬在那里,让未成年人知道不能触碰。”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相较于硬性的法律,对未成年人来说首先需要利用“教育之柔”,“而教育的责任不仅在学校,还应该包括家庭和社会教育。”

艺苑

导演姜焯被指“职务侵占”上千万元 投资方称警方已受理

近日,网络上有爆料称,导演姜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电影《三个字》项目资金上千万元,投资方福莱魔石影业已向警方报案。

7月24日,姜焯回应称该爆料纯属捏造,是对他个人的诬陷。他将依法维护自己的作者权利和个人权利,保护影片以及所有参与《三个字》影片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个人权益不受侵害,并将追究那些想抢夺影片的人及公司的法律责任,直到影片最终上映。

7月25日,福莱魔石影业(厦门)有限公司发出公开声明,表示该公司自2020年11月起委托姜焯担任电影

《三个字》(暂定名)的总负责人、监制、导演、制片人。姜焯受托期间,该电影项目由福莱魔石影业全资投资。

但电影项目启动不久后,该公司发现电影项目的账目管理严重混乱,姜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该公司资金。为保障电影项目推进,该公司多次进行沟通并作出让步,不仅没能换来电影的顺利摄制,反而被姜焯一再要求追加巨额预算,多次沟通无果后,双方律师团队于2023年5月进行当面对峙。

知情人士透露,福莱魔石影业(厦门)有限公司经再三沟通无果

后,解除了所有协议,解除所有姜焯的职务。

7月25日投资方发出的声明称,已向警方提交《刑事控告书》,警方已依法受理。

企查查APP显示,厦门依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由姜焯持有97%股权,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却为徐某。福莱魔石影业(厦门)有限公司曾申请注册多枚“三个字”商标,目前,均处于无效状态。

□王礴舒 孔小平等
红星新闻、大象新闻、
紫牛新闻,7月24日、26日



姜焯 图/视觉中国

现象

●国务院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

7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会议明确,要指导各地尽快细化工作方案,按照分担比例安排好补助资金,确保按时足额拨付。要加强动态监测评

估,科学核算办园成本,统筹好公办、民办幼儿园补助政策,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政策衔接和兜底保障。

□申铨 魏冠宇
新华社7月26日

●多位误报“厦大马来分校”考生准备复读

近日,有贵州考生在社交平台反映称,因贵州省招生考试志愿填报系统未明确区分“厦门大学”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导致自己误填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并且被录取。

记者拨打厦门大学招生电话,工作人员表示,招生工作都是按程序

进行,不可能针对误填报志愿的考生进行重新录取,考生要么去分校报到上学,要么选择复读。

一名涉及此事的考生对媒体表示,他联系上了十余名被误录取的考生,目前已有16人决定复读。

□丁伟
极目新闻7月27日

●男子冒充女性编造涉黄筒历求职被刑拘

近日,一自称“王某香”的“求职者”在与招聘方的沟通中存在低俗信息内容。BOSS直聘平台表示,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封禁了涉事账号,并配合山东属地警方开展查证。7月28日,记者获悉,经查,

该账号系一尹姓男子,为寻求刺激,冒充女性求职,并恶意编造虚假信息。目前该男子已被属地警方刑事拘留。

□林诗妍 田爱丽
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7月28日

●伪造、倒卖迪士尼酒店房卡 33人被抓

记者近日获悉,一些不法分子大肆收购甚至伪造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的房卡,再包装成他们自己所谓的“早享卡”出售给不知情的游客。上海浦东警方捣毁两个假房卡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3人,涉案金额超

30万元。警方提示,迪士尼乐园酒店与玩具总动员酒店的早享权益仅针对住店的游客,非住店游客若使用该权益可能涉嫌违法,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沈媛 蔡黄浩 李辉
《上海法治报》、东方网
7月23日、25日